



渭父居士得於京邨
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譚

繡台插架



庶齋老學叢談上



從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如梓

金大安元年河清上下教百里次年庚午我太祖皇帝經略中原以應受命之符耶律柳溪詩集云角端呈瑞移御營搃吭問罪西域平注六角端日行萬八千里能曉四夷之語昔我聖祖皇帝出師問罪西域辛巳歲駐蹕缺門関先祖中書令奏云五月二十日晚近侍人登山見異獸二目如炬鱗身五色頂有一角能人言此角端也當於見所備禮祭之仍依所言

則吉此天降物預言吉徵也

聖朝南創之初雪不解那顏為領軍霸都侍衛睿宗
西征武勇無敵所至成功及平中原受汴降令棠陰
如故憲宗在位以公子兀良合台為征犬蠻大元帥
子阿木佐之統兵由蜀道征大理交趾幹腹湖廣南
方震驚甲寅年雲南諸國三十七部金齒烏蠻等悉
皆歸附至己未年世祖渡江元帥父子八年於外方
會合班師至元十一年上命伯顏丞相統兵過江阿
木平章首渡南岬收附鄂州沿江諸郡次年秋七月
平章拜左相奉詔分兵鎮過揚州又次年秋兩淮州
郡續續歸附惟公三世開疆拓土戰勲為多今雲南

立行省宣示路府州縣置官署吏聲教所及舉為化
內皆丞相父子之功曩臣廻自交趾諸夷懷慕猶問
平安先帝推恩三世俱封河南王謚忠定武毅武定
令河南省丞相吉公武定王之子亦已封王詔書褒
美卓冠古今王之子集賢學士南谷公以世其家天
之報於元勲者功名富貴傳之子孫者無窮矣

世祖皇帝欲平江南諸老以東南為諫者數人耶律
丞相獨不諫白此舉不取今諫者日後定羞了面皮

公明天文知氣運曆數而然

王元禮
即中說

耶律文獻公子中書令湛然居士孫丞相雙溪曾孫

宣慰柳溪四世皆有文集共百卷行於世柳溪在揚
日委草丞相行狀嘗觀劉後邨狀真西山行實奏
穆陵謂耶律某建南平之策於時以有此議中書令
國初時扈從西征行五六萬里留西域六七年有西
遊錄述其事人所罕見因節略於此公戊寅春三月
出雲中抵天山涉大磧沙漠達行在所明年大舉西
伐道過金山時方盛夏雪凝冰積斲冰為道松檜叅
天花草彌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其南有回鶻
城名別石把有唐碑所謂瀚海軍瀚海去城數百里
海中嶼皆禽鳥所落羽毛城西二百里輪臺縣
唐碑在焉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即唐之高昌亦名
伊州高昌西三四千里有五端城城即唐之于闐國
河出烏白玉過瀚海千餘里有不刺城不刺南有陰
山東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山頂有池州周圍七八千
里池南地皆林禽樹陰翳不露日色出陰山有阿
里馬城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以
名附庸城邑八九多蒲萄梨果播種五穀一如中原
又西有大河曰亦列其西城曰席司窩魯朶即西遼
之都附庸城數十又西數百里有塔刺思城又西南
四百里餘里有苦蓋城八普城可傘城芭攬城苦蓋

多石榴其大如拱甘而差酸凡四五枚絞汁盈盃渴中之尤物也芭欖城邊皆芭欖園故以名其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少冬季而花夏盛而實小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長耳僅負二枚苦蓋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刺與附庸城十數此城渠首常殺命吏數人商賈百數盡掠其財貨西伐之舉由此也訛打刺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思千尋思千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饒故以其名富庶用金銅錢無孔郭環城數十里皆園林飛渠走泉方池圓沼花木連延誠為勝槩瓜大者如馬首穀無黍糯大豆盛夏無雨以蒲萄

釀酒有桑不能蠶皆服屈昉以白衣為吉以青衣為喪服故皆衣白尋思千里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土產更饒城邑稍多尋思千乃謀述魯述魯蠻種落梭里檀所都蒲華苦蓋訛打刺城皆隸焉蒲華之西有大河西入於海其西有五里犍城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盛於蒲華又西瀕大河有班城又西有甄城自此而西直^祇里色印度城亦有文字與佛字體聲音不同佛像甚多不屠牛羊但飲其乳土人不識雪歲熟^歲麥夏盛置錫器於沙中尋即鎔鑠馬糞隨地沸溢月光射人如夏日其南有大河冷於冰雪湍流猛峻

注於南海土多甘蔗取其液釀酒熬糖印度西北有
可弗又國數千里皆平川無復丘垤不立城邑民多
車馬以蜜為釀此國晝長夜促羊脾熟日已復出正
符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事但國名不同豈非歲時久
遠語音訛舛尋思千去中原幾二萬里印度去尋思
千又等可弗又去印度亦等雖縈迂曲折不為不遠
不知幾萬里也

湛然居士集有河中府詩十首尋思千城西遼稱河
中府詠其風景云開罇傾美酒擲網得新魚釀酒無
輸課畊田不納租避兵開邃穴防水築高臺六月常

多雨三冬却有雷園林無盡處花木不知名衝風磨
舊麥懸碓杵新粳西人無風磨如南方水磨春則懸
杵春月花渾謝冬蕪艸又生每春志舊閏隨月出新
年強策渾新竹難穿無眼錢食飯秤斤賣金銀用麥
分黃橙調麥煎白餅糝塘霜救旱河為雨無衣壠種
羊余嘗閱唐會要有壠種羊未之信觀此信有之公
自注西人不計閏又贈高善長詩云一住十餘里年
物我兩相忘

許獻臣僉事說盜吉刺日不落只一道黑風氣遮日
煮羊膊熟日又出也保定劉敬之往仕斷事官親見

之此亦符唐史骨利幹國事但地名又不同或有沿
革觀此則日月不出入乎地中統北極之下以為晝
夜信而有證劉夢得蘇子瞻皆有羅浮夜半見日詩
懋懋此山正與彼對但不知幾千萬里也

張橋軒先生寓軒相公父也有雜錄云鳳翔古雍州
秦穆公羽陽宮故基存焉其瓦有古篆羽陽千歲字
昔雲中馬勝公得之方僅數寸貯以囊雖兵革患難
至於飲食坐卧未嘗少離其好古一至於此近有士
人得一硯於湖南上有此四字持以問余舉此告之
仍以寶刻叢章證之陰字在硯之左字畫奇古非銅

雀所能及屢見銅雀硯皆有陰陽字紀建安十三年
造嘗聞其土著人瓦甚大每斤可為四硯則平日所
見皆偽也荆公詩亦嘗辨之

寓軒先生說八作司引見收星落石一塊石白如玉
大如鵝卵上有篆字十餘不可識印其文於書帙上
余閱筆談常州治平元年有聲如雷星大如月再震
而移三震而墜久之視其所得乃得一瓦石其大如
拳其色如鉄三石皆落星也形同而色有黑白何耶
易解最多或以卜筮或以性理然其大疑大惑多不
可曉聖人之言其語同則其說同元亨利貞乾坤屯

隨臨草元妄七卦辭也如何獨以乾為四德餘卦則不然辭同而說異聖人之意恐不如此文言四德是魯穆姜釋隨卦辭歐陽公童子問反覆詳盡盖欲釋學者之疑晦菴先生易說云人自有合讀底書某才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為學之序聖王崇詩書禮樂以造士未嘗言易易自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某枉費許多年工夫

說易者每引連山歸藏不知其為偽書隋史劉炫聰明博學牛弘購求天下遺書炫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告之

經赦免死坐除名歸藏隋志易序云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惟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取備殷之關觀此又安知其非偽耶蔡季通已嘗說連山歸藏不知傳

康節言孟子著書未嘗言易其間易道存焉先儒謂學易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毋於周孔足跡下盤旋

康節曰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者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春王正月胡文定公謂以夏時冠月以周元紀事晦

菴以為不如此然宗之者衆或謂皆寅正紀事近世
戴岷隱諸公皆是此說或以為無所謂例無所謂褒
貶夫子擬魯史直筆而書此說晦菴亦曾說了或以
為六經所書皆寅正平王東遷後以子為正魯亦以
子為春或以為正月非正月也不書王無以知其為
十一月未知孰是晦菴謂其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解
除非是得孔子還魏親說出

左氏晦菴以為楚人項平庵以為魏人
葉石林謂左氏魯史臣之後雖未必見當時孔子所
約之言而多知魯事公穀則受學於孔子門弟子者

也創立凡例時亦有及其事者因其聞而得之也今
經之目既不可見而義又無顯以告後世者千載之
下憑空文臆斷而議聖人深嚴精微之法以必其合
可乎

成公十七年范文子自鄆陵克敵而還使祝宗祈死
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難將作矣使我速死
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卒昭公二十五年
公孫於齊次於揚州叔孫昭子自闕歸見季平子稽
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昭子
之齊與公言平子有異志昭子耻於見欺十月辛酉

使祝宗祈死戊辰卒二子思免於患見幾而作可謂
勇矣皆卒于戊辰之日異哉

僖公十九年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
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
况敢用人乎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
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而幸泓之戰傷股而卒
用之者公穀謂叩其鼻以血社也左氏注以人代牲
未知孰是汴梁記睢水有秋神廟

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臺社臧
武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其後果逐昭公

十一年楚靈王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申無宇曰不
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後於乾谿自縊

左氏載息夫人事為楚文王生堵敖及成王猶未言
故王維云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胡曾云感舊不
言長掩淚只緣翻恨有華容杜牧云細腰宮裏露桃
新脉：無言幾度春皆祖其說余謂息媯既為楚子
生二子衽席之間已非一夕安得不言晉景公病將
食麥張如廁陷而卒國君病何必如廁假令如廁豈
能遽陷而卒此皆文勝其實良可發笑

叔孫豹適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為生子

曰豎牛朱溫掠地宋毫與逆旅婦人野合生友珪後
二人為二子殺身破家二事却相類余閱世似此者
多不能謹一時之獨遺足貽千歲載之笑朱三盜賊
固不足責而謂孫叔穆子為之乎

左氏載正考父鼎銘云一命而倭再命而偃三命而
俯循墻而走左氏作倭偃莊子作偃倭其文頗順林
竹溪云偃皆曲倭腰曲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鄭裨竈言於子產曰
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
產弗與明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

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通
竈焉知遂不與鄭不復火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
有日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將旱秋八月旱梓慎之
占有差裨竈之言有不中

前輩謂井田之法如畫棋局有丘陵原隰必不可行
遂謂井田不可行於後世襄公二十五年楚為掩為
司馬子木使庀賦掩畫土田有曰度山林鳩數澤町
原防井衍沃東萊先生曰原防之間其地不得方正
如井田則別為小頃町至衍沃平美之地則用井田
之法先王之制曷嘗驟之以碁局之畫哉近觀石洞

紀聞有曰方里而井是一里畫為一井古人所井者只是中原平曠之地若地勢高低處如何井得想江南只用貢法為掩之說偶忘之矣

陳后山謂杜子民言大伾今黎陽是也泲水安陽河是也大陸邢州鉅源鹿泊也九河者分為支流逆河者為潮水逆行余以近世書解考之九河逆河包淪入海不可尋考又以今日觀之河自淮入海矣后山又謂瓠子在雷澤黃河故道今名沙河其西北猶有瓠岡

禹貢三江余於嘉定集已嘗言之中江為震澤害傳

同叔謂禹塞之今東堤是也余謂使禹後世嘉定交代貢仲堅謂錢王塞之其說有理王據而浙多興水利

書之百篇倭國猶有本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今嚴不許傳諸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湯東澗跋曰日本僧祐書朱文公言聞外國書逸篇皆全其釋孟子盡心一條亦托外國本以脩故攷今北峯之子行果為予言祐來中國見六經之本不同既歸模其中國本遣高弟僧護行以送吳越如舊中流失舟祐以喪其弟子誤謂此書不當

入中國以致於此

劉元城先生云書皋陶謨無教逸欲有邦古本作亡
教逸欲有國引漢書為證又云六經中似此等甚多
鄭夾漈著書辨訛詩辨妄二書詳悉有益學者但相
承已久不能遽改近年娶王魯齋著書疑長沙易公
著易舉隅發明尤多皆先儒之所未言於以見學無
正法

庭燎詩傳云大燭也或以齊桓公庭燎之百注者謂
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纏束之用松蒿竹灌以
脂膏焚之烟焰灰燼殊為不經古制必不如是學校

秋丁尤非所宜不若多設燈炬木燭為佳木燭高五
尺下有座上有鉄盤燃以膏油若以松蒿竹百枚纏
束之炬火也非燭也又據字書樺字以其皮卷之裹
松脂燃以為燭此却有理勝纏竹蒿矣

齊地有虫類蚯蚓大者人謂之巨白善孽地以行孟
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孽孽字巨孽焉即蚯蚓之大者
也故謂蚓而後充其慘者也見晁氏客說

王滹南曰聖人之意或不盡於言亦不外乎言不盡
於言而執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
而離其言以求之宜其傷於太過也

史記初者竊恠語多重複事多夸誕及者子由古史
刪除簡當固為竒特然稱太史公為人淺近而不學
踈畧而輕信又恠其貶之太過况是時書籍未備諸
子雜行有未暇詳考其易編年而為紀傳其法一本
於書後世莫能易洪容齋云太史公書若褒贊其高
古簡妙殆是模寫日星之輝多見其不知量近年得
渾南經史辨惑論史記者十一卷採摭之誤若干取
舍不當若干議論不當若干姓名字語冗複若干文
勢不接若干重疊載事若干指瑕摘疵略不少恕且
有遷之罪不容誅矣之辭吁太史公初意豈期如此

可哀也已洪則專取其長王則專攻其短人之好惡
不同如此哉及觀晦菴先生語類云司馬遷才高識
亦高但麓率史記疑當時不曾刪改脫藁又謂史記
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紀載無次序有踈濶不接續
處先生之說察而恕矣又以衆說質之本傳其與任
安書明說凡百三十篇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遠會
此禍觀此則為未脫藁明矣讀之者諒此可也
班固嘗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叙遊俠則
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
愛遷者以此論為不然謂遷感當世憤其身者有所

激而然非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罷黜百家
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弊不若文景尚黃老
清靜天下饒給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武帝用法深
刻臣下當誅得以禍免遷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自
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進奸雄者嘆無朱家之倫
不能脫已於禍其羞貧賤者自傷已貧不能免刑故
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固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路史秦皇氏注春秋命曆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
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乾鑿度及春秋元命苞皆
二百七十六萬七千年廣雅因之均為誕妄夫二十
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及太素冥莖此道之根本
也嘗舉以問陳月觀先生云康節皇極經世書十二
萬九千六百年只是此素帝堯即位之年甲辰已在
午又舉以問前一輩云路史不足觀僅可糊壁余聞
之矍然觀其引援該博無書不讀且文字奇古未易
及也魯樽齋為作傳叙其述作非止一書博學如斯
古今有幾此語甚失忠厚之意
皇王大紀自人皇氏以後所叙世氏與路史不同其
述作之法本乎康節以易書詩春秋為據謂康節之
數精極天地必不妄以堯即位甲辰為準用之以表

時序事庶可傳信此書五峯先生成於紹興辛酉路
史羅先生於乾道庚寅成

范曄泰之子也家世文學父祖歆歷並有名前代泰
能使王弘推讓大權曄乃助義康為逆被誅籍其家
樂器服玩並皆珍異妓妾不勝翠珠其母則居止單
陋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至市臨刑家人悉至曄
見妻則哭見母母呼泣而曄無言見妓妾乃悲涕流
連是為不忠不孝之人後世乃讀其後漢書安得大
手筆重為脩纂削其名可也昔文伯之喪斯朋友諸
臣未有出涕內人皆行哭失聲其母以為必多曠於

禮據其牀而不哭曄之誅不足以塞其罪

晉史多幽冥鬼恠繆妄之言取諸幽冥錄搜神記等
書不知誠有其事否乎

宋史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謝僑肱之族嘗乏食一朝乏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質
錢僑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孫子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注曰拳與藜同攘臂
繩也今宵神手圈言解開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引
拳藜也然下句已有救開者不搏檝上句恐別有意
或如龔遂亂繩之說與人開者何暇用袖拳圈然史

記文意及注皆不同控拳作控捲子由古史亦然
先賢云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須放他
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
內有父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
王今考之史項王坑卒二十萬於新安之後方破關
入秦漢王已王漢中出定三秦至彭城之戰父母妻
子方在楚入關時尚在沛懷王之說然恐未然子嬰
降諸將議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以能寬容且殺
降不祥沛公重德於懷王何有嫌疑項王試義帝漢
王為發喪告諸侯伐楚三楚說甚失照管因筆於此

前漢書有刑法志無兵志後漢書刑法志亦無隋晉
書俱有刑法志唐書有兵志又有刑法志

通鑑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堰淮水
灌壽陽調役夫及戰士共二十萬南抵浮山北抵嶢
石依岸築土合積中流十四年四月將成而復壞或
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鐵數千萬斤
沉之亦不能合又伐木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
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十五年四月堰成長
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樹以杞柳軍
壘列居其上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

里沿淮城戍却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魏人甚患之
將堰攻堰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此達理之
論也近年吉水周衡齋著通鑑論斷歸咎於張豹之
不脩堰乎豈真有先見不幸而言中余謂周公未嘗
至淮不知淮流之險四潰者天所以積宣其氣人力
豈能勝乎真有所見也據都梁志云水落時舊基皆
出廣陵僅二十丈長不過二里又自其處至浮山高
尚二百餘里浮山去壽陽四百里不可得而灌舊志
所載亦因前史夸誕而述之未可盡信
通鑑陳後主至德四年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

竊恠其在位之久以歲月考之夸呂自梁武帝大同
六年庚申立至陳後主至德四年丙午方得四十七
年其誤明矣綱目本末皆同以訛相承有誤學者據
唐書吐谷渾自昔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蕃取
其地凡百三十五十年乃絕然偏方裔夷親見晉宗
齊梁陳隋唐七朝禪伐代抑豈偶然又不可與十六僭
偽同日而語也

嬴秦轉而呂政併六國稱皇帝十三年而社稷為墟
典午轉而牛氏江東乃百餘年蓋始皇不仁晉元帝
猶賢乎彼曹操篡漢子孫戕於司馬氏司馬氏骨月

自相屠戮出乎通者返乎爾者也高齊宇文周亦如之隋文以詐取於周煬帝弑父而篡僅十三年身死人手故曰秦隋一律

漢末黨事起袁閔築土室而居自牖納飲食潛身十八年而卒申屠蟠因樹為屋絕跡梁碣之間司馬氏篡魏范粲稱疾不出寢於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壽八十四壽歲終於車中三子全身遠害志趣一同善於避禍者也

商鞅亡至關下款舍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嘆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劉毅為王鎮惡

所攻夜投牛牧佛寺僧拒之曰昔師容栢蔚為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毅嘆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二人智窮力盡適相似也可發千載一笑

王斗對齊宣王曰王愛民不如尺穀以尺穀為鬼不使左右便辟必使工者以其能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不使也故曰不如愛尺穀宣王謝曰寡人有罪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引喻親切其利博哉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者罪

至此

班固傳司馬相如事揚誠齋辨明詳切非草草讀書者比等以費為郎謂輸貨而得仕與諸家不同未知孰是

楊敞為丞相霍光事使田延年報敞廢昌邑王事敞驚惧不知所言其妻謂敞曰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即從之令狐烜貶吉州齊暎為江西觀察按部烜輕暎後進其妻曰君以白頭走小生前不株_抹首屬戎器迎之暎以為恨奏其前過貶衢州別駕吁二公俱以婦言是用而一得一失有智愚存焉

蔡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步行好事者相合為義買犢車乘之後代楊敞為相胡建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步與走卒起居盛唐時任於朝而無馬者官借之

賈誼生遇明時有天資有學力年十八為吳公客二十餘文帝召為博士年少氣銳是以絳灌等毀之及謫長沙召為梁大傅陳政事疏言事皆驗諸臣無能過時二十五六也其死也方三十三歲文帝猶思其言使天假之年必大有可觀史臣謂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不能過後世可及之者諸葛孔明而已未

出茅廬三分天下時方二十三歲
後漢魏桓不肯仕鄉人勉之曰千祿求進行其志也
方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使桓
生去而死還於諸子何用哉
蕭何傳不言律令李邕傳無一字及筆札五代劉昫
傳不脩書脩唐史

墨智墨允乃伯夷叔齊也

越有君子軍六七十人石勒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
姑蔑故城即今之龍游縣姑蔑墓在東華山偃王廟
後慶元間為人所發其間古物充物隨即灰散惟數

瓦缶不陳水滿其中又併其埋銘碎而棄之惜哉衢

人以其磚為研常昭注國語謂姑蔑今之太湖也

非巫山神女廟而廡碑文皆言神助禹開峽有功是

以廟而祝之極詆宋玉雲雨之妄余謂與揚州后土

常郎事相似舊塑綠衣年少於旁明道以其褻瀆遂

撤去之不特此二事月宮姮娥初無此說誕妄始於

淮南子漢人從而傳之唐宋文人又從而詩之歌之

史先生學齋佔畢論之詳矣

陸機雲弟兄弟託身於成都王穎葉石林避暑錄云
當危亂之世貪權善功雖欲苟全可乎斯言是也謂

盧志稱其父祖名機，怒亦稱盧之父祖名，以報河橋之敗。志曰：譖之父子兄弟皆誅死。余謂此說非也。使機當日無此語，亦避禍不思機，乃忘國之人。至中原在賈謐二十四友之列，及誅謐，亦有功人，得以議之。倫將篡位，機在中書，九錫文，禪詔皆與焉。滅死徙兵邊，遇赦而止。晉室多故，機不識時，昧亂邦不居之戒，欲取功名，圖富貴，愚矣。顧崇戴若思等，勸其還吳，孫惠勸其讓都督，與王粹皆不從。機之禍，其在此矣。其豪士賦有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禍。適足以自道也。哀哉。

稽阮齊名，皆博學有文。然二人立身行己，有相似者，有不同者。康著養生論，頗言性情，及觀絕交書，如出二人處。魏晉之際，不能晦迹韜光，而傲慢忤物，又下能危言行，遜而非薄，聖人竟致傷身。哀哉。籍詩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劉後邨云：非謂甘為燕雀，自傷其才大志廣，無所稅駕。以史觀之，此是其全身遠害之術，而寓之詩，其放蕩不檢，則甚於康。不罹於禍者，在勸進表也。晉范堅遷尚書右丞，是時廷尉奏殿中長史邵廣盜官幔三帳，合布三十疋，當棄世。二子宗雲乞沒為官。

奴贖父命尚書朱瑛議天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
行便成永制恐死罪之刑自此而弛堅同瑛議時議
者以廣為鉗徒二子沒入足以徵父使百姓知父子
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待減廣死刑二子為官奴
不為永制堅駁之曰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者所
以止刑殺之者所以止殺未有易刑小不忍而輕典
刑者許宗等所乞宥廣之死若有宗比不贖父者豈
得不擯絕人倫今云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
關盛衰嘖笑之間尚慎所加况與國典可虧人之愛
父誰不如宗今既許之將來訢者不以為例交與怨
讟此為施一恩於今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
死刑

南史崔慰祖得父時假貫文疏曰彼有自當見還彼
無吾何言哉乃皆楚之

姚興遣尚書常宗使於俘檀檀與宗論云國縱橫二家

戰爭之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机變無所窮

辭致清辨宗出而嘆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

華宗夏士撥煩理亂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

冕之表復自有人

宋史載韓伋胄用事時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

章用一錫字辛棄疾以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
黃鉞異姓真王故事是誠何心哉士大夫所守必正
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一以孔孟為法斯不失為君子
如踈寮稼軒負大文名而有此作穢名史冊悲夫
趙南仲兄弟平李全日叅議官則全子才有蔣山僧
見全喜甚曰逆全誅矣問其故曰公之姓賊名也公
之名賊姓而少一人合名姓而觀是倒懸李全而無
左臂也其說果驗

宋甲戌十一月廿四日李中書奏有小夫溺於詳曦
殿前問其人乃朱舍人廳王姓者乞下有司追治吁

此國亡之兆也夷射姑之事尚致邦莊公之卒况實
事而李公親見乎

廣齋老學叢談中

從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如梓

今之揚州秦為廣陵漢為廣陵郡揚州治所或在歷陽或在壽春或在建康廣陵皆非所統隋開皇初改為揚州即今寶祐城周三十六里因吳王濞之都也今揚州城乃後周顓德五年于故城東南隅改築周二十餘里大市東南角俞生家穿井猶有船版路學採芹亭後開阮得岍椿娑羅木數授劉青溪取為器用郡城因草塞河道平丘阜成街市理勢然也如開明橋之類皆因舊徙置

廬江郡制載灤湖事昔有巫媪居縣有老叟曰石龜
口出血此地陷為湖未幾有人以猪血置龜口巫媪
見之南走其地遂陷然東漢永平十九年秋七月灤
湖出黃金注譟子小反縣名在合肥東南則城陷之說妄矣西
南夷邛都縣地陷為湖因名邛池注引李膺益州記
邛都縣有老姥家貧每食有小蛇在牀姥憐而食之
後長丈餘令有駿馬蛇吸殺令怒殺姥蛇為姥報仇
每夜聞風雷之聲四十餘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
那載魚是夜方四十里俱陷為湖唯姥宅無恙至今
猶存灤湖地陷並緣於此

禹門化龍詩家常用白樂天有龍門點額意何如之
句類書引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江海大魚集其下
不得上上即為龍中州士夫言誠有點額者今三門
析津也然後漢書交趾郡封溪有龍門水深百尋大
魚登此化成龍不得過曝腮點額血流此水常丹杜
詩中有之龍門亦有之
初用之才登州人居之罟島嘗為江淮行省都事薦
實向學古純古君子也母老不仕以孝廉旌表嘗有
音問往來數年前聞島上有墓不知年代包髡如新
俗稱康王墳余以史傳考之陳氏篡齊之後以海上

一城為康公經老此其葬地也因勉之於每歲春秋
集好古君子於墓前澆奠之亦厚德之舉昨用之書
至云年來已成故事矣

書籍板行始於後唐昔州郡各有刊行文籍家字書

目備載之雖雜為學者之便而讀書之便功不及古人

矣况異書多泯沒不傳後漢書注事最多所引書今

十無二三且如漢武秋風辭見於文選樂府文中子

晦菴附入楚詞後語然史記漢書皆不載藝文志又

無漢祖歌辭不知祖於何書

吹劉錄謂廣陵散為王陵毋丘儉諸葛誕相繼為揚

州都督謀興復魏室皆為晉諫以廣陵為揚州魏之

敗散始於此不知魏晉之際揚州治所在壽春與廣

陵無干涉魏史所言地如百尺如丘頭如安風津皆

非魏之地也散乃曲名如操弄之類潘岳笙賦云流

廣陵之名散是也韓皋審音既失考于其前俞公著

書後承訛於其後

武昌瀕江有呂公磯上有黃鶴樓一日有題漢宮春

於其上云橫吹聲沈倚危樓紅日江轉天斜黃塵邊

火瀕洞何處吾家胎禽恐夜半乘風玄露丹霞先生

笑飛空一劍東風猶是天涯情知道山中好早翠

薰含隱瑤草新芽青溪故人信斷夢颺車乾坤星火
歸來子分煮石煎砂迴首處幅巾蒲帳雲邊獨笑桃花

不知為何人作或言洞賓也後三年己未大元渡江

外勇制準
辜公說

王明清揮塵錄載紹興初劉大中以監察御史宣諭
諸路回宰臣以其稱職擬除殿中侍御史高廟云且
除秘書少監啟其所以曰大中所至多興獄尚有未
決者一除言路外方觀望恐累及無辜紹興三年知
藤州侯彭老言本州賣鹽寬剩錢一萬貫買到金一
百六十餘兩銀一千八百兩投進詔云縱有寬剩自

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得進納或恐刻剝取媚朝廷
侯彭老降一官放罷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

杜初公行相仁宗為人清儉平生非會客不食羊肉
於時朝多恩賜請求無不從初公每抑遺之所請即
封還有私謁者上上必曰朕無不可但這白鬚老子
不肯

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
外下進奏院後以為法放翁得子虞濠上書詩云日
暮坐柴扉門懷抱方煩紆鈴聲從西來忽得濠州書
姚將軍靖康初以戰敗亡命矣建中下詔求之不可

得後五十年乃從呂洞賓劉高尚往來名山有見之
者放翁感其事作詩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間云造物
困豪傑意將使有為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資姚公
勇冠軍百戰起郵陞西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本支脫
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姿我
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倘遂與世辭從
公遊五岳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歎然雲外飛
靖康建炎間閔中奇士趙宗印提義兵出戰有衆數
千所向輒下敵不敢當會王師敗于富平宗印知事
不濟大慟於王景略廟盡以金帛散其下披髮入華

山不知所終放翁感其事作詩曰我夢遊太華雲開
千仞青擘山瀉黃河萬古仰巨靈往者禍亂初氛稜
干太寧豈無卧雲龍一起奔風霆時事方錯繆三秦
盡羶腥山河消王氣原野失天刑將軍散髮去短劍
斲茯苓定知三峯上爛醉今未醒二事頗相類惜姚
將軍不得其名後之作史者不知錄耶否耶賴有陸
詩傳於世其詳當考之高廟實錄
周平園雜記云草后妃太子宰相麻硯匣鑿尺筆格
糊板水滴之屬計金二百兩既書除日隨以賜之乾
道以後止設常筆硯退則有旨打造不及賜牌子金

一百兩立后升儲則倍其數紹興二十四年王公綸
暫權內制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高宗稱其有典誥
體潤華萬緡賜硯尤奇

南軒先生除左司孝宗諭以直宿云以此處卿無他
要卿夜間來問說話先生曰某須直宿夜對多賜坐
一夕上曰朕今日觀書至某處以朕思之其義如此
卿以為何如某對曰聖見高明固已精到然向上思
量猶有意思因奏其說云：上大喜每夕必舉數端
見問某所對不是好勝只要人主致思不已天下之
理無窮愈思索愈有意思

宋官制義載嬪御久不得遷屢有干請上奏以無典
故朝廷不肯行或對曰聖人出口為勅誰敢不從上
笑曰汝不信試為降旨政府政府奏無法上故以示
嬪御曰凡事必與大臣僉議方為詔勅或有只請御
筆進官者上取絲牋書某官某氏特轉某宮衆忻謝
而退至給俸時各出御書請增俸有司不用退還復
訴於上前笑曰果如是諸嬪對上毀其御書曰元氣
來使不得上笑而遣之時咸服仁宗之聖斷
趙太祖山陵金之末年河南朱漆臉寺發掘取其寶
器又取其玉帶重不可得乃以繩穿其背扎穿於上

自己坐而秤起之帶始可解為口中物噴於臉上洗
之不去人因呼朱^漆臉後債帶於汴識者知為陵寢中
物敗露皆杖死 田君集說

揚起宗說汴京熙春閣歷金國不毀有詩題於上云
一閣看來盡鬼工太平天子侈心雄連天老蜃千氣
年^氣跨海金鵬兩翅風人說來從塵世外天教不墮劫
灰中竅憐寂莫熙春字猶帶斜陽照故宮余謂必通
好時使臣經遊而題厭次劉景陸來為憲幕叩之云

王嘉甫國賓詩也

三衢志云吳越錢王祖塋開化縣雲臺北原初錢氏

微時有子為人負擔至此其主人明地理曰流水九
曲列岫如屏葬此子孫當有興者取竹枝標識之翌
日命錢子往視之竹已根遂伐去給其主曰無所謂
竹矣潛以其父母骨瘞於此今猶有倒生藤拂墓域
樵人以刀斷之膏液如舟丹

徐偃王事衢新刊郡志不得其實按徐氏世譜乃王
之三十七世孫元泊公避陽朔之亂徙居江浙隨處
建祖廟不獨雲山他處亦有編類不得其人余以致
仕歸不及訂正矣

張寓軒先生說長平之坑至今猶有白骨沈存中亦

云城父縣乾谿章華臺故基往往得楚靈王戰士之骨慕容垂叅合陂之敗積骸如山夏主勃之勃殺傳檀人積屍號鬪臺倭之竹島曰骷髏山穎濱古史論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乎灑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達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之力也今世之教者非性命道德不出乎口雜禮樂刑政有所不言而况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

葉水心曰今世學者以性為不可不言命為不可不知九六經孔孟之書無不牽合其論而上下其辭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測識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二公之說若合符契皆有所謂前輩云學貴知要不在貪多用貴造時不專泥古王狀元十朋讀禮堂記云為仕者未嘗不讀書能讀而不能行是猶鳳鳴而鷲翰雖胸中有萬卷身為行秘書謂之下讀書

康節曰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又曰學在不止故文中子云沒身而已即曾子死而後已之說學貴有常而悠、害道循序而進與日俱新須以人

形已自課其功然後有所激於中勇果奮發不能自
已

司馬溫公曰某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
劉極齋蜀人名宏濟遇誕日必齋沐焚香曰父愛母
難之日此守伊川生日不事飲宴之說雷龍因說
東萊曰治言而不治氣雖有正禮大義反為奮怒所
敢敗不足以解紛而失和氣豈不甚可惜哉

邠道鄉曰多言不如寡言寡言不如不言和緩而言
則有條理而人不厭可以交可以毋交交多濫

元城先生作孫華莘老寄老菴記有云惟賢者未嘗不

諒已而受任未嘗不畏滿而知止又云凡居地上者
莫非寄也寄則非我知非我則無所舉攀戀故無往
而不逍遙烏乎寄老於軒冕富貴之間者危殆傾欹
之患日至寄老於山林泉石而人莫與之爭可謂知
所寄矣不亦仁且智哉

南軒先生曰為學不可全恃明快要當思量到遲鈍
處問如何却要遲鈍曰一向從明快中去豈不有失須
反復致思故遲鈍中下工夫然後能有諸已

項平菴曰人生一世豈能獨快但當明其不可息之
說而免吾之倦則所遇無險易而安矣又曰處事者

必驗之心自心不安則人心不服又心不服則已不
得安又曰讀書觀物必盡用以治已則不在用功
先儒用貞志苦心之士如飢不忘食渴不忘飲病不
忘醫流落不忘故鄉求一日之安不得可得豈肯悠
悠玩歲月邪又曰日用應酬無非是學但有主則明
無主則昏又曰下學而上達其事則下學之事其理
則上達之理一進則俱進此三則皆足為學者立懦
志開迷途

陸賈新語云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
驚以恠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
利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度動作合禮儀
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已欲敦
先儒云詳於法者有法外之遺奸工於術者有術中
之隱禍

學貴乎問聖賢立教及經書所言不一而止晦庵先
生無書不讀啟棘賓商猶作書與誠齋托轉問於周
平園宅先儒為學其勤篤好問乃如此

晦菴先生云劉元城與劉壯與說某人字畫不正必
是心術不明年來後生寫字多欲破體不思東晉時
江東分王元氣圻裂風俗澆漓清談誤國字畫何取

盛唐及宋初諸公字畫重厚何嘗破體今或多或少
妄為增減佩觿集云點畫之間有闕造化况一點一
畫不同聲音便別歐陽公嘗言所謂法帖者率皆弔
喪問疾叙睽離通問訊施于朋友不過敷衍而已高
文大策何嘗用此甚至刊為字本以得誤學者收廢
姚公近刊五經文字于寧國路學正救之意深矣
古人每觀人以舉動瞻視之間而知其心事關伯比
謂莫教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鄭伯如晉拜成授玉
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視流而行速宜不能久史駢
曰使者目動而心肆懼我也締疵謂智伯曰韓衛二

子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孟嘗君謂公孫戎子
何足之高志之揚成以象林之事對如此類多姑舉
此數事前漢五行志之尤詳

方蛟峯八字格言富莫大於蓄道德貴莫大於為聖
賢貧莫大於不聞道賤莫大於不知耻任能行道之
謂達貧不安分之謂窮流芳百世之謂壽得志一時
之謂夭

前輩有云讀書生計疎耕田子孫愚二者不偏廢家
傳為求圖此意甚好士以耕讀為上屢見棄田謀富
被誤多矣

大兵南下時，壺山謝先生率衆勤王，潰散而遁。兵至上饒，拘謝母，必欲得其子。母曰：「老婦今日當死，不合教子讀書，知禮義，識得三綱五常，是以有今日患難。若不知書，不知禮義，不識三綱五常，那得許多事？老婦願得早死，且語言雍容，略無愁嘆之意。主者無如之，何遂釋之？」鉛山葉有大說。

柳仲塗云：古文非在辭澁言苦，使人難讀。讀之在於古，其理高，其意隨，言語短長，應變制作，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

張潛文潛云：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

或為缺句章，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人制訓誥，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不知其章，反復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史記之文，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得春秋之義。

柳子厚設漁者對智伯效國策，莊辛對楚襄王辛之喻，入蔡靈侯其事，襄王共五段，子厚亦三喻，引太公遇文王發智伯之問，以三脚證前，凡六段文字。比國策尤縝密，但結尾於文王何有下說智伯處，國策似乎猶欠五峯假陸賈對啗堯舜三代之事，與二者不

同議論正大規模宏濶後分九段包括漢事無遺誠
為傑作不可一概觀

昔嘉定沈宰璞論作文以艱得之以艱出之其文必
澁以艱得之以易出之其文必平以易得之以易
出之其文必率

李方叔言人之文章濶達者失之太疎謹嚴者失之
太弱

昌黎答張籍書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
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東萊批使事牽引以無為
有因彼借此使正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旁影甚

甚佳東坡范增論說羽弑義帝增必力爭而不聽正
用此法送文暢序結句連下五個也字如破竹一段
工夫極大

柳文晉文公問守原議中云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
宮不得謀於卿相而獨謀于侍人東萊批說朝與宮
卿相與侍人下四句不合事所謂異樣不俗下承上
况其時當不乏言議之臣乎此一句生下句亦應卿
相如貫珠

東坡扶蘓論云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
此句最響乃用史記吳王濞傳恐上誅之計乃無聊

積威信之劇即太史公積威約之漸句法同而意殊耳

晦菴先生謂歐蘓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說異底字換却尋常的字又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不可駕空細巧大率七八分實二三分文歐文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

俞堪隱云文字且要體面平時習為締繪工夫氣象淺促手段拘攣他日官達凡議論奏疏代言則不能脫此物局矣

陳同甫作文之法曰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為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閣首尾諛貫曲折關鍵自有成模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放翁與兒輩論李杜韓柳文章絕句云吏部儀曹體不同拾遺供奉各家風未言看到無同處看到同時却有功示子詩云六藝江河萬古流吾徒鑽仰死方休沛然要似禹行水卓爾孰如丁解牛老慙簡篇猶自力夜深燈火自當謀大門舊業微如綫賴有吾兒

共此憂時公七十九歲矣又云得道如良賈深藏要
若虛孤學詩云家負占力量夜夢驗工夫已上數詩
皆有益學者宜玩味

晦菴象山二先生不惟以書往復辨無極鵝湖倡和
尤見旨趣象山詩云墟墓生哀宗廟歆斯人千古最
靈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簡易工夫
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
須辨古今晦菴次韵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
更關心偶扶藜杖過寒谷又枉藍輿度遠岑舊學商
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

人間有古今

以上中之上

漢唐盛時文章之秀萃於中原其次漢淮其次偏方
且如廣陵建安七子始有陳琳晉五俊始有閔鴻張
華見而竒之曰皆南金也唐有李邕章彞宋有秦觀
孫覺孫洙是皆昭昭然人之耳目者南渡後專尚時
文稱閩越東甌之士山川之氣隨時而為衰盛談風
水者烏能知此唐詩人江南為多今列於後陶翰許
渾儲光羲皇甫冉皇甫曾沈頌沈如筠殷遙_{潤州人}三包
融何侏戴井倫_{金壇人}陸龜蒙于公異丘為丘丹顧况非
熊父子沈傳師誠之父子_{蘓州人}三羅虬鄴隱章孝標章

碣杭州人孟郊錢起沈亞之湖州人施肩吾章八元徐凝李頻

方干睦州人賀德仁仁吳融秦系嚴維越人張志和婺人吳武

陵王貞白信州人王昌齡劉春虛陳羽項斯江東人張喬杜荀

鶴池州人劉太真顧蒙汪遵宣州人任濤來鵬豫章人李羣玉澧人李

濤胡曾長沙人皆有詩名以下中

杜工部岳陽樓詩放翁以為妙絕古今余讀暮秋將

歸秦留別湖南親友詩不覺涕之無從况歸秦之愿

不遂而客鳥如日長惟鳥雀春暖獨柴荆感時花濺

淚恨別鳥驚心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皆寓事于

題禹廟甚切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皆

養親事于扶侍事切使事如不使事如采麻深雨

露燕雀半生成前輩之說未當殊不知此就句中對

集中此法甚多如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風物悲

遊子登臨憶侍郎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洒落君

臣契飛騰戰伐新餘不具述七言如桃花細逐揚花

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只有百

家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千狀萬態

不_以一律拘也

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王荆公歌

元豐云百錢可得酒斗許雖非社日嘗聞鼓吳兒踏

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元豐酒價比天寶僅三
之一其樂如此

武元衡相憲宗工五言詩夏夜嘗有吟云坐久喧暫
息池臺惟月明無日駐清景日出事還生

杜牧官於金陵寄揚州韓綽判官詩青山隱隱水迢
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
吹簫草未凋今作草木凋不見江南草木經寒之意
教吹簫作不吹簫金陵志謂此詩說金陵二十四航
也揚州二十四橋之名猶載夢溪筆談教字見寄揚
州之意

郭汾陽功名富貴炫耀史冊及觀趙嘏經汾陽舊宅
詩云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經馬伏波今日獨經
歌舞地古槐疎冷夕陽多前日之赫赫已寂寂矣
韓致光以章、際遇昭宗君臣相得欲大用之值朱
溫將篡非獨力能支去位而已不然徒死無益觀致
光過湖湘食櫻桃詩令人淒然時節雖同氣候殊未
知曾薦寢園無合充鳳食留三島誰許鶯偷過五湖
苦筍恐難同象七酪漿無復瑩蠟珠金鳶歲歲長宣
賜忍淚看天憶帝都意與少陵同尤媿婉黃竹外有
讀韓偓傳詩堂陞中間飛戰塵君臣相顧淚沾巾百

年富貴輸前輩一旦艱危屬老臣自古舟中為敵國
從今君側已無人酬恩報主他生事偷向蠻夷老此
身

有以詩集呈南軒先生先生曰詩人之詩也可惜不禁咀

故是見道之言

嚼或問其故曰非學者之詩學者詩讀著似質却有

亦善於勉勵
後進真格言也

無限滋味涵咏愈久愈覺深長又曰詩者記一時之

實只要據眼前實說古詩皆是道當時實事今人作

詩多愛裝造言語只要開好却不想一語不實便是

欺這上面欺將何往不欺
廣陵高爽博學多才故人孫抱為延陵令爽詣之抱

了無故情爽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

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出南史
下彬傳

羅鄴望仙詩千金壘土望三山雲霍無蹤羽衛還君

說神仙求便得茂陵何事在人間可為偽服食偽學

者之戒
張橘軒與元遺山為斯文骨肉張云富貴倘來良有

命才名如此豈長負元改倘來為逼人如此為如子

又云半篙溪水夜來雨一樹早梅何處春元曰佳則

佳矣而有未安既曰一樹烏得為何處不如通作一

句改一樹為幾點壬辰北渡寄遺山詩萬里相逢真

是夢百年垂老更何鄉元改里為死垂為婦如光弼
臨軍旗幟不易一號令之而百倍精采

楊慈湖道學老儒有詩云莫學唐人李杜癡作詩須
作古人詩世傳李杜文章伯問着閔睢恐不知李杜
讀書破萬卷豈不知閔睢之義好議論而失言矣
靜修文集讀史詩云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
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殊非確論
修史自有定例謂如其人功十而過一本傳不書其
過十功豈不能贖一過其過必於他傳見之其人過
十而功一本傳必書其功謂其人豈無一善可書或

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必於他傳見之其例甚多
未易縷陳諸儒史說備見之又詠曾點云獨向舞雩
風下來坐忘門外欵生苔婦時過著顏家巷說與城
西花正開此尤非也坐忘乃莊子之說借孔顏之名
以形容道妙非孔門實事以此求顏子則誤矣未可
以私意立說輕於訾毀聖賢况顏子與聖人僅隔一
塵城西之花豈足動其心語意大欠治擇近臨江前
輩著古史諸詩鑒論之尤詳

陳伯通宣慰雲中人跛而眇自述云肢傷一體萎師
德目眇三分李鴈門有海青馬生駒詩頗工金符飛

下渥注龍鞭影輕搏六翮風耳竅風聲聞開蟻眼花
雲影疾驚鴻未容駮骨遼東老已得英名冀北空一
縷紅塵江漢捷天庭不為荔枝紅催薦中厨語未闌
控拳豪客簇雕盤翠翻雲葉并刀亂水透霜花楚玉
寒一吮味甘牙齒滑十分香散鼻頭酸夢魂不到鱸
魚鱠醉眼江湖特地寬驚呼乳盞意忽忽便覺餘香
鼻觀通露滴冰盤藍玉軟風生霜刃碧囊空舞娘驚
濺羅衣綠酒客潛消醉臉紅若使昔人知此味羊頭
爛煮不成功

左丞崔公仲文斌弘州人資兼文武重道崇儒統兵

平湖湘時潭帥李閔齋芾城將破舉家自刎繼之以
火忠義大節天下咸知公以詩弔云憶昔司空撫御
牀祖龍未死國先亡
致使南州總戰

場湘水一川骸骨滿閔齋千古姓名香我來不見先
生面獨對西風酌一觴李西山使交趾道繇長沙亦
弔云天道由来有廢興義無兩火一身輕封疆社稷
若不死婦女鬚眉安用生紐解三綱重接續灰寒萬
劫獨光明便當配食三閭廟啟迪民彝見太平
廬陵胡貫齋挽文山二詩裂指秋風感別離乾坤人
物太竒竒生為孝子忠臣勸死結皇天后土知萬折

江流魚腹石千年人立首陽碑一門史氏春秋筆愁
絕湖光入画時金骨神仙玉色人千霜萬雪見吾真
聖賢盡節心弥壽天地為棺道不貪河漢橫流豪傑
淚風霆 吼鬼神嗔先生出入騎箕尾長現網常四
大身

太常徐威卿挽文山詩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
兩得之義若漢王封豨日忠如蜀將斫顏時乾坤德
澤華夷見山斗威名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
和淚賦新詩

張寓軒相公少年與孫德謹於東平嚴侯府從元遺
山讀書其歸也命二子送行及別求詩以東平二字
為韵孫德詩云嵒山一帶傷心碧羨殺孫郎馬首東
公得詩云汝怕年年髮如漆看渠着脚與雲中平孫
竟不永年公之詩亦不知何人藏去閱四十年公簽
汴省分治揚州里人高山甫一日以元詩歸之公喜
甚命余紀其事或者謂孫郎詩有羨殺孫郎語不祥
如此則詩果有識乎

金朝學士趙秉文奉使西夏中途聞夏主殂而回楊
尚書之羨以詩戲之云中朝人物謫仙才金節煌煌
使夏臺得句逢人吐珠玉揮毫落紙散瓊瑰一封書

代揚州牧半夜雷轟薦福碑窮達書生略相似滿頭
風雪却回來

安西府詔議寓庵李顯卿庭咸陽懷古詩連雞勢盡
霸圖新兀兀宮墻墜渭濱指鹿只能欺二世沐猴那
解定三秦倚天樓觀餘焦土落日河山幾戰塵今古
悠々同一轍不須作賦弔前人語意格律俱妙有唐
體

揚誠齋昇平不在蕭韶裡只在邨諸打稻聲即東坡
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歆笑聲

虎立二詩以塵黃閣侍威顏忽擁高牙出帝闕玉佩

乍辭文石陞錦衣重到武立山仙飈時傍潺湲起珍

羽多從杳靄還官大寵深難得暇林泉憶舊是偷閒

昔見虎耽耽今為佛子巖雲寒不出寺劔淨未離潭幽

步蘿垂逕寒泉雪閉庵吳都十萬戶烟瓦亘東南七

言丁謂五言范文正公皆有石刻不惟二詩自有高

下然人品志趣皆見之矣

王荆公促織詩祇向貧家促机杼幾家能有一絢絲

可謂有恤人之心然青苗之法和僱買和不恤之政民受

其害不能逃君子之責矣其咏商鞅云今人未可非

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荆公之心盡見於此

六且確論

不知織女寒
聽下多少工
夫織得成即
是此意

題浯溪中興頌玉環妖血無人掃世以為張文潛作
實少游筆也時被謫憂畏又持喪乃托名文潛以名
書耳

陸放翁次韵李季章叅政赫香黃閣退朝歸道語時
時正要提九十老翁緣底健一生強半是單栖贈王
伯長主簿詩云學詩大略似叅禪且下工夫二十年
君要親嘗獅子吼法須盡吐野狐涎幾人錯會先師
話吾背元齊古佛有天遣放翁窮不死茶山鉢袋未
曾傳觀此詩可易言哉

追懷曾公詩云律令合時方妥帖工夫深處却平夷

老君洞石刻記唐明皇嘗遇老君於此公詩云太清

宮闈俱煨燼豈止南來避賊鋒題傳神云白髮蕭々

雖憊矣時來或有渡遼詩

李英公平遼東時
年八十餘

公集載獨孤策字景略河中人工文善射喜擊劔一

世奇士也有自峽中來者言其已死感涕賦詩有云

氣鍾太華中條秀文在先秦兩漢間寶劍憑誰占斗

氣名駒竟失養天閑又有懷景略詩喑鳴意氣千人

廢嫺雅文流一座傾韜略豈勞平大敵文章自足主

齊盟其人可知惜不成名於世

公集載城南陳翁賣花為業得錢悉供酒家不能獨

飲人輒強與共醉一日過而訪之敗屋一間妻子飢
 寒此翁已大醉矣大隱者也為賦詩一首君不見會
 稽城中賣花翁以花為糧如蜜蜂朝賣一株紫暮賣
 一株紅屋破見青天盞中未嘗空賣花得錢付酒家
 取酒盡時還賣花春春花開豈有極日日我醉終無
 涯亦不知天子殿前宣白麻亦不知相公門前築堤
 沙客來與語不能答但見醉髮覆面白鬚髻

公示子聿絕句儒林早歲竊虛名白首何曾負短檠
 堪嘆一衰今至此夢回聞汝讀書聲

孝宗命洪邁編唐人絕句總萬首賜黃金百兩事見

本集劉翔齋宣城得代以詞別吳履齋末句云想綠
 野堂邊劉郎去後誰伴老裴度履齋見之垂淚送金
 百兩當日憐才如此

理宗聖學高明尤工於文周漢國公主薨誌銘詔揚
 平舟撰挽詩以劉後却為第一孝謹顏悅溫恭婦德
 修鵲橋方紀鄣鷲扇忽驚秋魯革王姬卒湘絃帝子
 愁願言寬聖抱况返葦宮遊又賜館息通內妃堽詔
 卜鄰來應自仙佛去尚恋君親望送龍綃濕封崇崔
 表新不能秉彤管羞愧作詞臣

何探夜夢桂劉中齋知舉日及第劉歸贈以詩昆明

灰劫化塵緇夢覺功名忝一炊鍾子未甘南操改庾
公空作北朝悲歸來眼底吳山在別後心期浙水知
白髮門生羞生死青衫留得裏遺尸

中丞容齋徐公人物魁岍襟度寬洪文章吏才筆不
停思題萊州海神廟云龍宮高拱六鰲頭六合乾坤
日夜浮貝殿走珠蛟構室戟門烘霧蜃噴樓中原右
顧真孤島外域東漸更九州咫尺深航倭濊近好將
風浪戒陽侯通之狼山僧舍有墨蓮公肆筆成長篇
尤工緻建臺揚州日確齋荀公雪樓程公校官胡石
塘唱和無虛日亦一時之文會也

左丞崔公仲文題金山詩浩浩長江天際來中流砥
柱獨崔巍風搖萬壑秋聲動潮捲千堆雪浪迴山勢
參差現靈鷲海波遼濶隔蓬萊夕陽不盡登臨意倒
瀉滄溟入酒杯

宣慰耶律柳溪咏剪子詩體出并州性自剛篋中依
約冷光芒對雙環對曲蜂腰細疊刃齊開燕尾張慣
愛分花霑雨露偏憎裁錦破死央可憐戍婦寒牕下
一剪邊衣一斷腸

平陽士友周燾昔仕親棟仕於淮年少工文二十餘
詣浙漕舉寓楊旅邸一日諸公以詩言易衆未知周

之才周六鄙衆之作曰次韵而成咸敬之循環一理
到如今根本崇陽在抑陰始謹初爻防躡躅同人大
義孰知音欲扶鰲極網常事先識羲皇造化心奧理
直須関世教凭欄對雨自清吟理義精到屬意尤深
聞兵革中不得其死哀哉

劉太保三奠子念行藏有命烟水無涯嗟去鴈羨婦
鴉半生身累影一事髮成華東山客西蜀道且還家

壺中日月洞裡烟霞春不老景長佳功名眉上鎖
富貴眼前花三杯酒一覺睡一甌茶

李屏山樂府幾番冷笑三閻算來枉向江心墮和光
混俗隨機應變有何不可清濁從他醉醒由已分明
識破待用時即進舍時便退雖無福亦無禍 你試
迴頭觀我怕不待崢嶸則箇功名半紙風波千丈圖
箇甚麼雲棧揚鞭海濤搖棹爭如閑坐但樽中有酒
心頭無事葫蘆提過

曹東畎赴省陵行良苦以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
也望帝京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脚底一日廝
趕上五六十里 爭氣扶持我去博得官歸恁時賞
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裡更選個弓樣鞋夜間
伴你

王凜落梅詞疎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留取伴春應肯
萬紅裏怎著得夜色何處笛晚寒無那力若在壽陽
宮裡一點點有人惜蕭泰來梅詞千霜萬雪受盡寒
磨折賴得生來瘦硬儘不怕角吹徹清絕影也別知
心惟有月元後春風情性如何共海棠說皆佳作也
二公命意措辭大略相似王四明人有瓦全集蕭臨
江人有大山集

陳藏一雪詞譏賈秋壑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漫天
漫地不論高低并小大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神招
邀巽二一恁張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

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
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

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

甄龍友題赤壁峨嵋仙客四海文章伯來向東坡遊
戲人間世著不得去國誰愛惜在天何處覓但見
尊前人唱前赤壁後赤壁

北方士友傳沙漠小廟三闕頗能狀其景

瘦藤老樹昏鴉遠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斜
陽西下斷腸人去天涯

平沙細草斑斑曲溪流潺塞上清秋早寒一聲

新鴈黃雲紅葉青山

西風塞上胡笳月明馬上琵琶那抵昭君恨多李
陵臺下淡烟衰草黃沙

庶齋老學叢談下

後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 如梓

四穴文字變於後來宋南渡前只是以文叙事不用
故事堆垛末年尚全句前輩謂賦體也或無裁製塞
滯不通且冗長使人厭觀作者用之方為得體如程
學士珣寧宗遺表云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
心然無怠無荒未嘗一日縱已之愆人以為畫就一
寧宗傳伯壽行晦菴先生辭次對職名制前受之是
今受之非詎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偽夫豈其然
云云厭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

往究專門之學馬碧梧賀江若右心除湖南帥帝咨
四岳公頌三湘壯猷先啓於戎行方叔蒞止美化旁
行乎南國周公主之楚水無波衡雲早霽云斧鉞下
青冥固爾居莫如南土衮衮立霄漢用我者其為東
周洪暘巖賀碧梧除同簽以子寧武圖功方切憂民
之務云惟舊人共政豈容遜野之遺云填海之志難
酬成出山之泉易濁燭之武老矣愧不如人樂正子
強乎喜與聞政

呂正獻公為侍從聞濂溪周先生之名初不相識力
薦於朝自常調除轉運判官先生以啟謝云在薄宦
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當時風俗猶可想
見馬碧梧薦文山文山謝云大人格心正君而國自
定宰相有體薦賢而人不知

文山曾遭某人彈章後為交代某官通啓云率爾而
言聊責春秋之脩所遇者化何傷日月之明文山回
云人生何處不相逢豈宜著意世事轉頭皆是夢便
可忘言

前輩謂科舉之法雖脩於唐然是時考真卷有才學
者士大夫猶得以姓名薦之有司猶得以公論取之
如吳武陵以阿房宮賦薦杜牧必欲真首選是也宋

自淳化中立糊名之法祥符中立謄錄之制進士得失始一切付之幸不幸雖歐公欲黜劉幾坡公欲取李薦不可得矣士捨科舉之外他無進取之門苟有毫隙可乘則營回以趨之冒法以為之明知其罪不暇顧矣

金國議以時務策諸生興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與詞賦勞逸不同固不可槩稱進士詔耶律公定其事公謂進士之科興於隋大業中始試策一道唐初不改至高宗時襍以箴銘賦頌臨時不一逮至文宗始專用賦既進士初設止試以策今女直諸生以策

試進士於理為得世宗大悅遂施行女直進士科自此始

理宗淳祐七年殿試上訝進士入遲左右言尚書鄭豈潛建議搜懷挾上曰非所以待士詩詔勿搜後入者皆免遂為例不搜聞濟南名士楊叔能入試院見搜懷挾曰待士之禮不如此遂不試而出

劉元城先生云詩賦經術皆是朝廷取人科目使如三代兩漢晉魏之時採取名譽豈不得人殿試用詩賦策問固無優劣人以得失為重豈敢極言時政關失自取黜落朝廷設科無有難易只以四句詩取人

人亦來試亦^科有得失或使盡治五經十七史人亦來
說况登之初未見人才及仕宦方可別君子小人馬
碧梧知貢舉日有事宜狀論科舉文字之弊末云國
家三歲取士非不多矣上之人猶有乏才之嘆下之
人猶有遺之恨者何也士一日之長不能究其終身
之抱負有司一時之見又不能罄士子之底蘊於是
新進小生有以詞藝偶合而獲選醇儒碩學有以意
見稍拂而見遺豈不重可惜哉祖宗時常有度外之
事如張詠得以舉首而遜其友宋郊得以第一而與
其兄又如孫復蘓洵雷簡夫姚嗣宗之徒何嘗盡以

科目進乎先帝常采士論命山林逸士以初品官而
使之分教矣臣願續此意而充廣之是又於尋常尺
度之中略出神明特達之舉也

碧梧少年高科而有此論可謂盛德

宋神宗慶曆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南
北兩朝永通和好六符知貢舉即以兩朝永通和好
為賦題于時舉場只以時事為題此意最好可以規
人之才如施亘生至金國試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賦
呂申公試卷對春秋論語默義各十條多者無百字
少者五十字偶不記即云未審可見古人真實春秋
五通論語四通雖不通者多亦不點落自王荊公熙

寧變法科舉之文始日弊矣

孝宗乾道中王柅為起居舍人又兼權中書舍人柅字嘉叟初察孫也辭以臣無科第上曰眼前中科第者皆不及卿然科第者假入仕耳其高才碩學皆及第後讀書之功

裴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為農器賦其首云皇帝之嗣位三十載寰宇鏡清方隅底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

白樂天一舉及第時年二十七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省試賦性習相近遠破云下自

人上達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李涼公大奇之

李慶孫有文名所謂洛陽才子安鴻漸天下文章李

慶孫時翰林學士宋白亦以文名慶孫嘗謂白弗為

禮白翰長所以得名者仙掌賦耳以某觀之殊未為

佳白愕愕問其故曰公賦云旅雁宵征訝控弦於碧

漢行人早起疑指路於雲間此乃拳頭賦也白曰君

欲何云某一聯云賴是孤標欲摩娑於霄漢如其對

峙應撫笑於人衆白遂重之

唐以賦取士韻數平仄元無定式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為韻有四韻者冀英賦以呈瑞聖朝為韻舞

馬賦以奏之天庭為韻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
上動為韻有六韻者止水魍魎人鏡等賦有七韻八
韻者其韻有三平五仄者有五平三仄者有六平二
仄者至宋太平興國三年方定

孝宗朝麻城縣鄭顥久遣男之翰經御史臺論吳曾
所著漫錄事涉謗訕臣僚奏吳曾曾不合以此等言
語印行然鄭之翰告訐不可長上曰告訐之風豈可
長令併行遣吳曾鄭顥文可各降兩官之翰送興國
軍聽讀臣僚又言切以告訐之惡古今之所共嫉而
不赦者也陛下惠風俗之不美至於下明詔丁寧戒

戒飭害風俗之大者豈復有過於告訐者乎為士至
此其人可知倘不深治無以後戒有所錄黃臣未敢
書行上曰繳得極是有旨鄭某已降兩官仍罷新任
之翰送汀州編管後京相仲遠愛其書遂版行于世
高宗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
悉取於甲庫百工技藝精巧皆聚其間禁中既有內
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沽賣頗侵戶部課額
吏部尚書張燾因對論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沽良
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數日增俸給賜賚耗費不
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

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

紹興二十七年除民間耕牛之稅

孝宗至明遠樓下顧謂皇太子曰近日資治通鑑已孰別讀何書對曰經史並讀上曰先以經為主史亦不可廢

乾道八年天申節知光州滕瑞奏臣自書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用絹褶後投進上曰滕瑞不修郡政以此獻諛特降一官

南新獻先生赴靜江至楊樓橋市方食吏執名紙立於庭下食畢先生呼吏見客曰已留名刺去矣曰吾無

語爾輒遣之速請來市僅數家一呼皆至衣冠鄙陋舉止周章先生歷問其讀何書各勉以學而退宇文正甫曰此輩便不請見亦何害先生曰吾親却不知某意荒涼小市有此三兩人已自難得彼以儒名於一市見一官員不得將椰掄于市人矣誘而進之亦勸之之道

先生赴江陵僮僕僅二人及入境又悉遣歸或問親隨止二人今若遣回恐官所不可無親僕先生曰到官所何患無人若帶親僕稍防閑不謹便生事端馬方山天驥龍游人家貧好學行供衢庠宿齋課業

學鄰郡之射圃一日有翦射于齋中石榴樹上馬曰
吾甲子石榴木今秋必發薦衆晒之果是年果與計
偕一舉及第御試第二名仕至宰執司造化者示其
兆矣

馬裕齋帥越日春闈武主將張某統軍下教場福王
令諸僕被甲擒去責其不下馬懸於王門捷之流血
公子是夜託辭請諸僕解紛至則皆刺配之事訖具
奏理宗下詔撫諭福王移鎮嘉興馬某別加旌表詔
旨責王尤峻末云在弟則封雖是聖人之德齊家以
治將期天下之平此與魏繹戮楊干僕類晉侯欲殺
絳絳有辭幸免理宗賢於晉君遠矣

昔在宋特建制閫於揚事大體重既兼州事又以調
度浩繁仍兼鹽司財計可以那融倉場庫務尤多倉
有常平屯田椿管大軍平糴交受趙節齋又建百萬
倉庫有軍資激賞錢物分制司帥司有犒賞公使者
四又有受給排辦足物等庫酒庫有都造公使整暇
集思酒舊名雲液坡詩揚州雲液却如酥後名瓊花
露場有都木造舡製造備禦柴場十椿積柴場二販
賣柴場二灰場三馬草場三都作院麴院貢院糯米
場豬場鹽場醬場便民解庫惠民藥局

揚州寶祐城賈秋壑開閩日築不印科降於諸邑科
名錢那辦申省狀云計厥費為楮一千三百餘萬米
九萬五千餘石錢穀之間不及廟堂皆某連年銖粒
搏節迄濟斯用又云照得此城高深廣袤無異一郡
舊名堡城不當用既廢之名今名寶祐城是役也用
軍三萬人日羹飯三頓支擔索匪履等錢番更將士
民不知役五日小犒十日中犒一月大犒有違令者
以軍法從事重則處死賞罰必信無敢謹譁始於二
年七月十五日至三年正月二十日告成
公自江陵易閩兩淮方三十歲有餘以詞者後云握

虎符持玉節佩金魚三十正當方面此事世間無寄
語東淮父老奪我詩書元帥於汝抑安乎早早歸廊
廟天下盡歡悞六當時之豪傑也隨行銀數十萬兩黃
金數萬兩皆其所蓄沿淮巡警犒賞過半如城海州
城通州城寶應朝廷科降不足皆捐助之惜乎拜相
之後恃功固位怙寵專權度宗待以師相言聽計從
凡勳名相軋者皆忌害之子孫至于流離丐貸不能
防滿不如歸老以致亡國殺身狀而天命有歸宋祚
當盡抑非人力所能及也
印習隱開閩澧上未半載一夕二鼓後喚直宿都吏

劉某曰市河淤塞今欲疏幹其長幾何合用幾人幾
工劉曰二千丈用二千^長人倒壩去水二十日可畢合
用器具於附城莊農科借公曰如此則又擾民令都
作院造補一千副都木場撥木縛脚道二千^長人日支
食錢五日一犒半月畢工民不知也

公寓居常熟制閫接人至官屬將吏各持榜書名以
次參至柴牙部頭某人公曰甚感來爾揚州軍民數
十萬家柴甚艱得我履任後如一日缺柴便砍了爾
頭其人聞之股慄到任官為籍定舡各與牌號某日
賣畢去限某日柴到稍遲本人自往催時刻不違到
曰於某官廳呈樣每束幾斤每貫合賣幾束每舡插
標示之人自擇買

東淮飛蝗公令驅逐過江或曰朝廷恐有言語公曰
無慮是日南北風大作蝗皆入江矣邦人至今神之
公一日升廳例是五更初燃燭焚香署事公令取披
秉排香案對天默禱禮畢復坐署事少頃問諸吏曰
爾曹謂遘禱何事吏曰不曉鈞意公曰臘月尚無雪
麥苗不長遘祈雪也未午雲騰而微雨薄暮而雪入
夜大作二鼓數寸矣三鼓銀牌批瑞雪應時祈求感
應州治上宿官屬將吏兵卒等第支犒一次不下數

萬貫

公太學出身治書義號鐵脚雞決事判筆如飛有蕭某者吉州老儒曾攝邑簿二子儒業行橐稍厚晚納一婦艷而黠一日携其資同姦夫逃去隨獲之公已斷罪遣離蕭簿令二子陳辭乞留其婦公判云甌以破矣視之何益阿范之所為如此蕭某不得以為妻士俊兄弟得以為母乎恐是以狀赴於蕭某之意遣其子有請果爾真是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者矣蕭某非愛其身士俊兄弟非愛其父門示門示者具衆揭之府門陳詞者就現之此乃通例

都吏王琳二妻次妻有子及壻二婦常不和琳死有詞互訴公判云王琳存日阿張因阿頤為之不平久矣一朝琳死阿張作主未必不暗以為喜也昨張煥有詞官司以為阿張作主今阿張復有詞不恤其子壻是不恤其夫也王琳固有不足恤者矣不思家業何人做來當以此為念與阿頤子母及壻和同過活則鄉里以阿張為曉事今互相攻擊迭興詞訟王琳肉未及冷何忍為之各念冤斷姑且從恕仰遵照使府所行如再有詞各坐以不孝不義之罪藉沒家產門示里人周竹坡守產閒居頗涉獵方冊為佃客告

其私酒僉廳照條擬罪公判云私醞有禁不沽賣者其罪輕狀告主之罪大此風不可長周某杖八十贖銅佃者杖一百聞者快之

制閫每歲端午重九會諸武將小校惟射賞以錢物貼寫於侯的綴以銀碗隨所中給之各分軍隊不一而止大將擊丸九賞格數籌不等第一籌銀鞍馬百兩銀盃紵絲十酒五石坐下錢三千貫西城都統孫應武衆中屢得毬不得過後止中第二籌公銀牌判云孫都統得籌雖後得毬最多且馬上換馬馳驅過人真軍將師表也可特照頭籌支送然後入筵宴罷鼓

吹妓樂送九日但不射柳

可齋李公開閫日士人吳南金假館於妓人周惜及婦行囊桴然周亦厭之吳悔之將別飲於其家令僕碎其器具吳捶周有傷訟於官呈供狀甚文公喜之僉廳議罪其僕吳罰贖公花判云娼館寓情斯遊未免訟庭交惡有識所羞吳某以新豐逆旅之餘為樊川街吏之報傍人騎馬月束幾何命侶驂鳶風流如許但慕子雲之載酒不思元亮之無錢半年魚水之歡迷於當局一旦鷓蚌之隙做此出場既乏孔方兄之交是宜沙吒利之屬何事風儻兩憊頓令玉挫花

摧甌已破矣柰何鏡欵圓而莫得鮑其知我者豈止
於斯秦真少息哉不思甚矣切詳僉議不審事情止
以主人之失罪僕何辜豈以營妓之詞置士於罰一
筆勾斷兩家罷休吳某亟思梓里之婦休作桃源之
夢周惜責狀附案勿相往來如復延納登門立行重
罰

夏左丞淳祐辛亥知壽州日北關外築圃掘濠得廢
寺墓石碣存焉知為徐君墓季札掛劍處遂於州城
創寺名崇陽立其古碣為兩淮諮議一日出至市橋
有老嫗攔馬陳詞視之大駭嫗有夫與公同姓名為

金山水軍統制下海不歸人言公是也俾之隨馬至
家公令子孫眷屬咸出引此嫗認之即拜謝曰老婦
誤聽早間衝馬已知不是歆收狀不能甘伏罪公憐
其情而厚贈之秋壑聞之笑謂公曰此嫗幸遇諮議
而得錢物此厚德也公為小校時部役必使軍士婦
飯左右告例是送飯公曰送則各務夸美必置魚肉
皆出強為婦則老小團聚隨其有無亦仁人之用心
也

仁智勇三斗差
一石能

葉西澗寧海人自政府歸一日家廟焚香聞外喧闐
出視乃其子捶一漁者曰直閣買魚幾日不與錢今

索之見怒既碎我巾又加痛捶公曰取錢還又取自
巾加於其首使去公入露髻坐於廳上不語子拜請
罪不視進饌不食眷屬冠披皆出羅拜且告不答日
昃未飯遠近親鄰聚告俾甘罪結狀公乃言我負士
出身草鞋腿綱自肩兩傘書箱往臨安赴試受幾許
艱苦入太學忝科名至於今日君親之恩未能報爾
等生於富貴受蔭入仕今日却凌虐細民鄉里謂我
何必庭訓之庭訓行杖也衆又告免俾責狀云如或再犯仍
甘聞奏追毀官誥公訓子之道嚴矣哉
郎某臨安人知東陽縣有婦人同夫來告某人富家

兒欲強奸不從咬傷乳頭追至云即無此事吏欲究
問公令取炊餅三個使各人齧而莫斷對其齒痕乃
其夫即杖之人服其明決

徐徑畷衢州人以科第道學負重名初立朝便有氣
節學者起敬期甘澹泊事親孝誠足以為法但僻而
好異似乎索隱行怪歸柯山創書院講太極立說頗
異番士齊德勝著太極辨不遠數百里訪而投之近
年吉士李起宗作書與劉湏溪論其學術文字之失不
知為士者好辨邪抑豪傑之士眼空四海立言之際
有不暇思量適足以召之邪亦為學者各有所主邪

然齊李二書中極有好議

唐宋事體相似節鎮府州各有科名錢物可以調用
軍民積欠官債至數十百萬緡得以蠲放四閫帥臣
其權尤重吏員月給豐腆正俸外有添支歲時有借
請名借而實與或遇朝闈盛事有特支節臘有酒肉
柴炭皆是通例大略一月之俸可比三月之請舉家
溫飽自無妄取或犯賊污輕則杖罪罷役重則黜籍
子孫世守其業有讀書登第而顯宦者
理宗有戚畹某人除新安郡守馬碧梧時為中書舍
人不書行上遣左右宣諭云新安待次四年非見關

比且與書行决不令其赴上朕不誤卿

陳丞相應求知福州日親故干謁者皆至公設會置

五百貫於前曰有一聯能對者即席奉送三山出守

應求何以應其求獨一後生對云千里遠來公使盡

由公所使昔日州郡各有公使錢庫供太守支用

劉介軒薨衢州人正夫之後性和易號滿朝歡門生

故吏宦於四方者多好發書薦士趙節齋為平江發

運公為幕僚春谷方穉齒抱之膝上教以句讀度宗

在位公八旬日赴絰筵隆寒感疾歸春谷守衢謁之

不能見未幾易簀公乃衫帽襍烏而哭之賻贈良厚

當時士大夫之禮如此

衢學者宿言劉中齋所生屨獲也其父暮坐於庭其獲過於前兩目燦然如金光未射人問為誰左右以獲對後生中齋狀元及第官至宰相歸附後為尚書豈偶狀哉或者謂乃蝦蟆精身頗充肥中齋如之其子叔子亦如之放翁所記楊戩乃蝦蟆精亦非常人劉庭式不絕瞽女之婚而娶之東坡詩之事略紀之至今為美談後山談叢載華陰呂君舉進士定妻尋亦失明中第而歸女家以疾辭呂不許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惜事略不紀

非後山則世無聞焉

趙清猷公未第時鄉之戶家陳氏延之教子其母歲與新履公鄉薦陳厚贐其行隨以家貧用而告之復贐之亦然陳乃遣人賣行囊送入京一舉及第仕寢顯陳之子後因人命事繫獄或曰爾家昔作館趙秀才今顯宦於朝可以為援陳乃謀諸婦婦曰翁當親行我仍製履送之翁至汴閘人不為通翁俟朝回揖於馬前公命之入即送其履公持而入良以乃濯足穿以出叩其來意翁言其故公曰且留書院經旬餘不答所言乃申之唯唯而已月餘告歸公曰且寬心

西閔月公以翁家問示之其子已貸命矣公但使親
僕至衢日送飯獄中主者聞之得從末減衢士至今
言之

喬孔山平章東陽人未第時每夜提瓶沽油四五文
藏於青布褶袖中歸燃燈讀書本縣周押司日見而
擲揄之故觸瓶汚衣孔山及第不十年為浙東帥本
縣夏綱絲綿至判云排軍押出本縣押司周某限幾
日一邑驚駭何謂其人自分必死刑黜籍及至呈
到狀不判亦無語旬日再呈亦然月餘又呈公令押
出公曰周押司無恙否周再拜告乞免性命公但指
其座云此座是秀才都有分來坐得今後休欺凌窮
秀才送一十貫壓驚放之

方干造王大方連跪三拜因號方三拜跪如今人之
禮非稽顙朱某者以劄千秋壑頓首萬拜曰號朱萬
拜

薛居正宅在汴昭德坊居正父仁讓仕周為太子賓
客致仕初仁讓隨唐莊宗入汴其宅為李賓所據仁
讓復得之人告賓密藏金帛居宅後仁讓命其屬盡
出所藏方遷入

楚昭輔以疾致仕太宗臨問訝其宅湫隘命廣之昭

輔奏恐侵鄰地帝嘉之賜銀萬兩令別市大第昭輔卒不易

徐常侍鉉自江南入汴居五龍堂側宣府角觝士遇內宴必先習於其中一日坐道齋誦黃庭聞外誼甚遣童視之曰衆常侍習角觝鉉笑曰此諸同僚難與他接懽也蓋鉉與角觝士皆稱常侍可發一笑鉉至汴市宅以居後見宅主貧甚鉉曰得非售宅虧價而至是耶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其人堅辭不受亟命左右輦付之

沈存中博學無所不通晦菴亦嘗稱之觀其明天文律曆音樂醫藥之類誠足多尚然說置閏之法為異謂見於經旨唯堯典太古以前未知如何今乃專以朔定十二月而氣反不得主此月之政或時雖已春猶是冬氣或歲猶未盡已得新春莫若用十二氣為一年立春之日為孟春之一日餘準此大盡三十一日小盡三十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文多不盡述且謂此論必見怒於當世千載之後必有用余說者揚城之西有園西域人種植每歲以無花果醞醋供御按內則注無花而實者名栴江東人以楊梅煎汁飲之內則名醃桃諸梅諸諸即菹也又曰濫即乾榛

也

故蜀別院在成都西南十五里多梅有兩大樹夭矯如龍人謂梅龍薏苡人取其實為炊米飯香美唐安所出尤奇

巢菜有大巢小巢大巢即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稻畦中東坡所賦元修菜是也吳中名漂搖草一名野蠶豆但人不知取食耳放翁詩曰此行忽似葦津路自候風爐煮小巢

放翁與村隣聚飲詩蟹供牢丸美魚煮膾殘香自注聞人懋德言餅賦中所謂牢丸今包子登盤或謂牢丸者牢丸也即蒸餅宋諱丸字去一點相承已久未知孰是

士大夫詩詞用招隱事如使之休官歸隱者與出處不合朱文公注此篇視漢諸作最為高古亦托意以招屈原謂山谷中幽深險阻非君子之所處故結句云王孫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如放翁詩云諸公共賦反招隱方是

昔日僧道雲遊至於寺觀有六駮方留一度牒二公據三戒牒四免丁田五帳尾六假狀

東坡響簧鐵杖長七尺重三十兩四十五節嵇康造

見耶律雙
溪文集

王子猷謂竹為此君白樂天謂酒為此君

丁謂圖書曰化鶴之裔時人稱為鶴相

前輩謂酒用於饋祀宴集以成禮若常飲則商刑所

徹彛酒則周誥所戒無故日飲則神昏思亂安保其

不舛謬哉士有傾囊酣飲於買書則吝而不肯惜哉

黃白之術初大茆君因丹陽歲歉人多餓死取丹頭

點銀成金化鐵為銀以救餓者故後人煨粉點銅名

曰丹陽以死砒點銅名曰點茆或名隔窓取母或名

玉女翻身如漢王屢陽姜敬唐成弼宋王捷為之以

助國用不可謂世無此法也但得之者如龜毛兔角

為之致禍者十常八九如韓魏公明道東坡得之而

不為陳公亮為之即病指疽而死或為之以成緣事

不私用一錢如克^文禪師顏持約是也或遇仙授而

亦不為如夷堅志載陽大明野語載許公言是也春

渚紀聞第十卷皆說此事凡十餘條無非勸戒近代

雲間儲君泳著祛疑說尤詳備謂學之者多致敗家

皆仁人之用心也余謂彼有此術自能致富惟恐人

知豈肯向人說故能者不說說者不能神仙傳授必

擇可付之人不待其求不要其謝自眩其能乃是騙

術欲學之者已懷欺詐此鬼神之所不容可謂學道之士乎黃竹外文集載陳珪左道今江湖間此輩甚多謂之藝客近觀中州為政九要謂人自取負者有十一要負學燒銀其言簡而切因書之以為規利學偽者之戒

章德元嘉溫平陽人性喜靜文學老成講解精到時官延之師席偕詣京師咸推重之獻漢國會同賦諸公稱賞列薦除翰林編修在職時二年其父寄以詩云九十翁翁七十兒此時那可兩分離客鄉已是三年別人世應無百歲期春雁北飛頻送日夕陽西下

幾顰眉何如及早成歸計莫待山榴開滿枝即告歸侍焉

右庶齋老學叢談三卷乃宋從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公如梓著其於經史天文地理名物以及文章流派儒先格言引證辨駁皆有梗據足以覘其學之本也有觀叢談中語氣知公是揚州人其談賈平章佚事數則似曾受賈之知者要其晚年悞國之罪亦未嘗為之諱也大抵宋末諸公流入元年者率隱居以著述自適如盛公輩者何可勝道然有傳有不傳即如此集其存者亦幾希矣但卷帙無多倘有好事君子為重刊之介夫先生宜為留意也康熙己亥十月大雪前三日鹿原林佶借觀力疾跋

或疑開卷即頌元受命之符以公非仕宋者予以為
書成於元之世安得不出此且崇明稱州與判官皆
宋制也惜客寓藏書少不能博徵廣引以証尚其俟
諸他日乎倍又跋



